

中國鶴王 精於藝 厚於德

劉謙，中國鶴王——這是媒體和業內對他的權威解讀，他的第一重身份應該是博古通今的學者和思維縝密且跳躍的智者。書與畫不過是他能力輸出的開口之一。

劉謙生於書香門第，長於江蘇南通。然而，他身上既有江浙一帶文豪大家的風範，又有北方男人的氣概。他的藝術與學識，他的坦蕩、直爽、豪情和謙卑似乎都印證了媒體關於大師的全部解讀。

在紛擾和拜金中固守純粹

在劉謙看來，藝術的本真應該是純粹的，特別是在一個相對紛擾和拜金的大環境下，這底線尤為重要。大浪淘沙，幾千年風霜洗滌，先賢與大師的呈現無不沿襲這一規律。他主張藝術的純粹和本真，他厭惡繁雜與做作，崇拜八大山人，堅決奉行化繁為簡的藝術準則。寓意高雅華麗的仙鶴在他的筆下亦總是寥寥幾筆，然而，那些看似簡單易作的點線面而不傳達著一個卓爾不群的藝術實驗者對藝術的思考。有思考的藝術是真正的藝術，思考的盡頭，便是一個藝術家到大師的昇華。劉謙以一種倔強頑強的姿態完成了萬千次的思考和嘗試，他以仙鶴為載體，在不斷變化和演習後領悟了通往藝境的法門。畫品六法，皆涵其作。

劉謙的畫作以鶴為冠，畫裡的一點一線，一張一弛不體現他對畫品六法的深刻理解。他的心性與品格，他的思考與想像，像張著翅膀的仙鳥們一樣搖曳。一沙一世界，一眼出凡塵。脫凡筆墨隨時代，演演紅塵在畫外。

德與藝雙修

與劉謙熟稔的人應該都清楚，在書畫藝術之外，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高尚的守望者」。

第一的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是後者，他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劉謙是中國十大公益藝術家，甚至於更多此類以慈善和愛心為副詞的社會身份會因此文的字數限制而不能一一表述。他豪氣干雲的俠氣外表下，隱藏著一顆佛陀之心，在寫滿悲天憫人的世俗生涯裡，從未改變。他相信畫與藝的技法都不是第一位的，內心的寧靜慈悲，鮮血裡的熱愛與忠誠，骨髓裡的堅韌與強悍都將一一注入筆墨之間，而那，也正是大師對藝術的訴求。

文學與哲學 此刻與未來

劉謙以為文學雖然是哲學的一部分，但前者卻為後者的表現提供了一種形式。文學更多的是虛構的，然而卻是關注人類內心的。在當下的中國，人們的內心才是最值得關注和業已被嚴重忽視的角落。而哲學在中國似乎與文學有着一樣的命運，因為我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似乎比百家急鳴還熱鬧。來自網絡和民間的，千千萬萬種聲音擁擠一處，在沒有精神領袖的浮塵之下，眾聲嘈雜。有些事情，在試圖改變之前就已註定結局。劉謙說，這恰是當下的悲哀。有些人有心無力，有些人有力無心。我們的入口太多太多，而出口幾近於無，沒有出口的心，除卻流浪，唯有張狂。因為張狂，我們連吃東西都要小心翼翼了。劉謙說，當下中國，道德的缺失是長久的積弊，始於何時，那是不能言說的秘密。而何時轉變，如此糟糕的現狀可以言說？卻又無法準確判斷。他說，誠信作為道德底線如果長此以往的接連淪陷，那後果更加不能言說。他認為當下中國的文化並未到絕境，有很多種方式可以重振和復興，問題的關鍵是有多人願意這樣做，有沒有合適的政策與恰逢其時出台，他甚至大膽假設金融機構對抽象文化的信貸可能。愚昧如我，與大師的想像力之距離，遠超鬥戰聖佛的筋斗雲。劉謙預言，此刻，我們向有機會討論和糾正，未來卻已然在撰寫文化消亡的墓誌銘了。

責任與擔當

作為中國書畫的代表人物，作為藝術與文學的朋友，作為這個社會的中堅力量，劉謙不願做「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的文人，更不願做迎風流淚，花落傷悲的詩人，他一直向上的、積極的，他覺得他身上有擔當的義務和責任，沒有最好的時代，也沒有最壞的時代，時代，都是因人而改變的。他願意做一個陽光的布道者，把所有美好的情感，所有人性中向陽的部分發酵放大，映於萬眾。苦厄、荆棘以及思考的痛苦屬於勇於擔當的人，在此之後，經過智慧雨露侵染的，香甜可口的果子，予後世之人。這是使命，矢志不渝。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渴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



▲鶴王劉謙



▲范曾為劉謙、劉大為等六位畫家畫冊題書名並寫序

古往今來，藝壇萬家殊陳，斑陸離其上下，其能稱巨擘者，垂千秋者，萬古雲霄一羽毛耳。巨擘所持藝術造詣，學術思想，影響範圍為標準，皆精於藝而厚於德者，故知巨擘二字，涵義高華，不可輕用。

范曾



▲范曾大師與鶴王劉謙合影



▲春韻



▲鶴舞東方紅



▲梅鶴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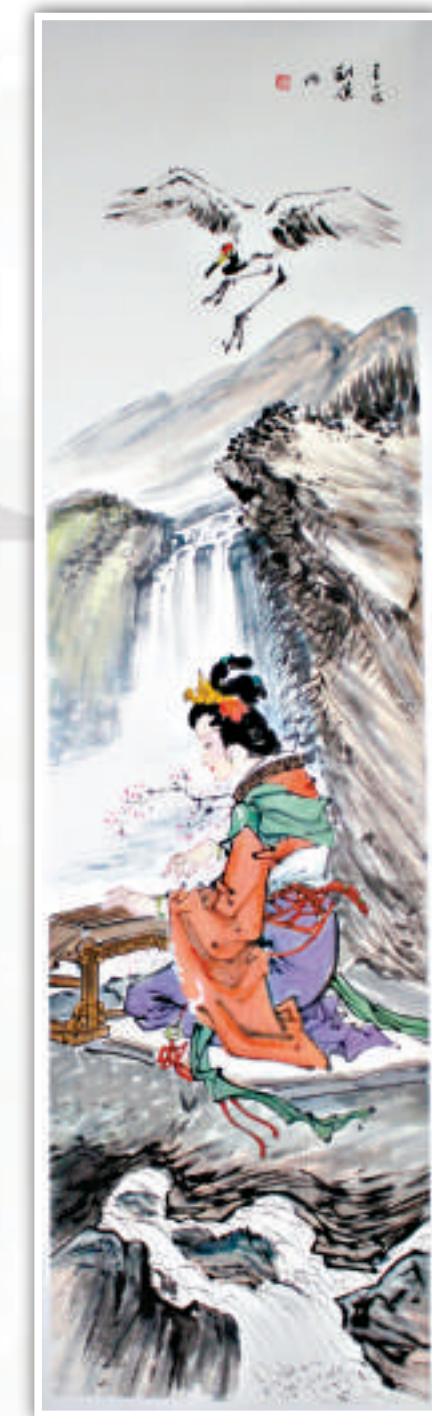
▲清音迎月



▲鶴來秋不寂



▲鶴在清風裡



▲神鶴祥雲飛



▲鶴報春暉



▲青雲直上